

達 朗 著
賈 午 譯

美苏关系史話



大東書局印行

譯者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留存了美、蘇、英、法、中，五個強國，而以美國與蘇聯爲最強大。人類接連經了兩次大戰，創痛鉅深，渴望長久弭戰，永享和平。此次戰後所建立的「聯合國」是以五強爲基幹，而在這國際機構中與整個世界舞臺上握有支配之勢，可以舉足輕重的，則是美國與蘇聯；所以未來的和平能否確保，人類是否可以避免再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要看美蘇兩國能否合作。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獨裁國家。國際政治上民族利害與國家權益的衝突，若益以由政治體制及經濟與社會思想所生的互相猜忌，則合作的任務更加困難。美蘇兩國在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中，爲保障各自民族的生存與國家的權益，實行了合作；今後在和平中兩國是否仍能合作，保障和平，迄今還是一個問題。

中國無論就那一方面說——地理位置，政治勢力，經濟與社會思想，以至戰略形勢——都是處在美蘇兩大之間。美蘇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關係我們生存與發展的一個關係。在動力極大的（Dynamic）兩大之間，在和平與戰爭的契機中，我們當何以自處與自保，是每個中國人關心的事情。

本書著者達爾斯（Foster Rhea Dulles）爲美國遠東問題的權威，關於遠東問題及美國對外關係的著述甚爲宏富，現任美國奧海沃（Ohio）州立大學的美國史教授。他自承這本書

『是由美國的觀點寫的，所根據的也是美國的材料，』然而統觀全書，我們覺得此書的立論很公正，態度很客觀；至於著者之希望美蘇兩國打破思想上的隔閡，為自國權益與世界和平而合作，則正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的希望一樣。

本書選譯完全由吾妻文彬任筆記之勞，得以早日問世，特此誌謝。

賈午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於重慶北碚

著者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追述自美國獨立到共抗納粹美俄兩國的關係。這個題目所包括的範圍很廣，這本書并不能說是一個詳盡的敘述。寧可說這本書是紀述美俄關係過去歷史的要點，因為兩國現在正在設法發現一個互相諒解與善意的持久基礎，兩國過去關係的特點或可為兩國現在的努力做參攷。

這本書是由美國的觀點寫的，所根據的也是美國的材料。關於俄國如何解釋它對美國的政策或俄國人民對美國的觀感，凡是所得到的材料都予以審慎的採用。但是我必須承認，美國對俄國的政策，及美國人民對帝俄與蘇俄發展的反應，是這本書的主要題材。

本書所根據的材料包括所能得到的官方的文憲；美蘇關係中的主要腳色的日記，回憶錄，及其它的紀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報紙與雜誌上對於俄國事情的評論，及多數對於美蘇關係的專論。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部之史密斯 (Datus C. Smith, Jr.) 向著者建議始寫此書；奧海沃大學之海姆斯 (E. Allen Helms) 教授與斯本瑟 (Henry R. Spencer) 教授校讀本書原稿；M. R. 達爾斯協助編製索引；M. 達爾斯如以往協助並鼓勵著者，對著者幫助最大；著者特向彼等誌謝。

達爾斯 於奧海沃州立大學

目錄

譯者序

著者序

第一章	共同立場	一
第二章	在沙皇的朝廷	八
第三章	俄國與南北美	二四
第四章	美國孤軍奮鬥的時候	四一
第五章	薛華德的愚蠢	五三
第六章	美俄利害開始衝突	六六
第七章	共同抗德	七九
第八章	俄國單獨與德媾和	九四
第九章	列強干涉俄國革命	一〇八
第十章	赤色恐怖	一二八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四〇
第十二章	美國承認蘇聯	一五六
第十三章	聯合戰綫未得實現	一六九

第十四章	戰爭爆發以後·····	一八二
第十五章	共抗納粹·····	一九八

美蘇關係史話

美國 Foster Rhea Dulles 著
賈 午 譯

第一章 共同立場

美國與俄國自發生關係以來就和平相處，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兩國間雖曾發生齟齬，上次歐戰後美國雖曾干涉俄國的革命，然而美俄關係在這樣長的時間內一般說來是友善的。美國與世界其他列強都曾作過戰。我們若追溯到十八世紀，就會發現美國於一七九〇年代曾與法國作海戰；十幾年以後，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打過英國；在近世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曾參加打德、意、日三國。在這些年內，俄國也打過上述各國。俄美兩個民族曾爲盟友打其他國家，但永未互相作過戰。

美國與蘇聯的和平關係這樣長久不是由於偶然，也不是完全因爲地理上的隔絕。兩國在貿易與商業上的目標與外交政策在過去是並行不悖的。它們的利害向來一致，對它們利益的威脅也向來來自同一個方向。在十九世紀，美國與蘇聯都與英國對立，所以它們聯合起來，在二十世紀，德國與日本的挑釁，使它倆成了密切的盟國。

進一步說，它倆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都是維持和平。有的時候，兩國的對外發展好像掩沒了這一個目標。俄國曾經有它的擴張的野心，美國人也不是常能限制他們的奪取的本能。

但是一般的說來，兩國所求的都是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對外的征服或殖民地的佔領。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宣稱，說俄國和美國因為在政策與行動上都是和平的，所以它們應當共同維護所有和平國家的權利。羅斯福總統在接見蘇聯第一任駐美大使時，也表示了與傑佛遜相同的意見。他說：『深切的愛好和平，是我們兩國人民的一份共同遺產。』

美國與俄國都幅員廣闊，資源富厚，所以它倆的國策都着重在國家的安全，而不趨向於向海外的擴張。無邊際的平原與森林，肥沃的江河流域與廣闊的草原，是它們的共同的領域。沒有別的国家像俄國與美國有這樣廣大可耕的土地、森林、油藏與礦產。兩國人民的力量，在過去都用在開擴這些廣大的領土並發展這些無窮的資源。

開發邊疆在兩國的歷史上，都發揮了重大的效能，影響了兩國的民族性，而在近些年來，工業的發展又為兩國的進步上開創了新的前程。俄國與美國的眼光向來是注視在未來，因為兩國的前途都很遠大，它們的人民也都有一種堅強的自信心，深信他們的國力豐盈，這在前往觀光的人一看便可以看得出的。法國的政論家陶格威爾（Tocqueville）在一百年前寫道：『現在世界上有兩個大國家，這兩個國家雖然出發點不同，却像是走向同一的目的。我指的是俄國和美國。……它們的出發點不同，它們的路程也不同，可是它們每一國好像由天意決定要影響半個地球的命運。』

美俄兩國雖然處在世界相反的兩面，彼此的直接接觸在過去也非常稀少，可是因為兩國的地理背景和民族性格相近，所以兩國人民對於彼此都甚感興趣。從亞歷山大一世研究美國

的憲法起，到蘇聯的領袖讚仰美國的工業止，在這期間俄國的人民會一再以驚奇與豔羨的眼光注視美國的發展。史達林曾說：『我們向未忘記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但是我們尊重美國工業上的效率、技術、文學與生活。』

美國人向來對於俄國是很感覺興趣的。就在我們（指美國，下仿此）對於它最不理解的時候，或在我們不贊成它的政治制度的時候，我們對它還是感覺興趣。亞當士（Henry Adams）曾寫道，俄國是他最難理解的一個國家。多數美國人尤其感覺俄國是一個不可解的謎。可是就美國全體人民講來，因為覺得俄國人與我們有點近似，所以對他們總有一種同情和友誼。

俄國的地方是冰天雪地，夏短冬長，草原無際——無論帝俄和蘇俄——究竟這個龐大的國家對於美國有甚麼意義呢？我們可以說，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美國人看來，俄國是有不同的意義的。從拿破崙由莫斯科撤退，經過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戰爭，十月革命，第三國際，到保衛莫斯科及史達林格勒之戰，俄國那一幕一幕的歷史劇，我們是向來看得出神的。聖彼得堡改名為彼得格勒，又改為列寧格勒；萬河之母的窩瓦河；克姆林宮之森嚴的城牆；烏拉山中的偉大工業城市，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都會代表俄國。有的美國人拿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象徵俄國，但是在其它的美國人的心目中，代表俄國的只是「赤色恐怖」與屠殺富農。其它拿俄國歷史上或社會上或政治上一兩件事情代表俄國的更是不一而足。

俄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常常使美國人心懷嚮往；傲慢不羈的迦太林女皇拒不接見美國的

公使，但却賜予美國人瓊斯（John Paul Jones）以俄國艦隊的海軍上將名銜；亞力山大一世與傑佛遜通信，與阿當斯（John Quincy Adams）散步並談話，並建立神聖同盟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亞力山大二世在林肯釋放黑奴的時候釋放俄國的農奴，因而博得「釋放者」的榮名；最後是為專制的罪惡而被殺的尼古拉二世。美國人對於俄國近代政治舞臺上的人物也很注意：不幸的克倫斯基（Kerensky），想以絮叨不休的談論維護民主；列寧，冷酷無情，堅定不移，壹志革命；永久革命的托洛斯基；以及史達林……關於史達林我們怎樣講法呢？一個冷酷，赤裸的權力的象徵；冷酷無情；絕對現實。但是他個人的性格是怎樣呢？美國前任駐蘇大使戴維斯寫道，「一個小孩子會喜歡坐在他的膝上，一條狗會湊到他的身邊。」

美國人對於俄國的歷史雖然感覺興趣，對於俄國的人民雖然同情，美國雖然希望同俄國合作共同建立世界的和平，然而美俄兩國的政治制度却向來處在極端相反的地位。帝俄的帝制針對着美國的共和，蘇聯的共產針對着美國的民主。美俄兩國思想上的對立常常引起國交上的裂痕。二十世紀開端的時候，美國所實行的是進步的自由主義，而帝俄所實行的則是殘暴的專制，以致兩國的國交幾乎斷絕；但是等共產主義一上臺，美蘇兩國的政治制度更加懸殊，兩國互相疑忌，不能諒解，好像兩國永不能再恢復友好的關係。

以上所述美俄兩國過去關係上的因子，演繹起來便構成了一篇非常有趣味的故事。遠在十八世紀末葉，當美國最初請求俄國承認的時候，兩國外交政策的並行及政治思想的對立就很顯然。迎太林女皇希望削弱英國的勢力，所以不肯把哥薩克騎兵借給英國，以鎮壓美國的

革命，但是同時她對於共和的美國之反抗君主的權威也是不會贊成的。在十九世紀，美俄兩國的政治思想雖然不同，却無礙於兩國共同動作，以限制英國海上的霸權。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歐洲最專制的俄國與共和的美國共同企圖維護海上的自由。傑佛遜宣稱，說俄國是所有歐洲國家中對美國最親善的國家，亞力山大也於一八一二年提出調解美國與英國的戰爭，由是證明了俄國對美國的友誼。兩國却願彼此強盛以對抗英國，所以兩國在十九世紀中葉都拒絕歐洲的壓迫干涉彼此的內政。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美國同情俄國；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候，俄國堅決贊助美國的聯合政府。

美國由俄國購買阿拉斯加以後，兩國因為國家利益的共同而邦交益見敦睦。一八六七年紐約「前鋒報」說：「俄國與美國必須永遠友好，因為這兩個大國在領土上與海洋上沒有利害衝突之點。兩國應當攜手奔赴它們的前程。」

然而在廿世紀開端，兩國的關係初次顯出嚴重的裂痕。兩國都爭奪遠東的貿易與政治利益，因為這種政治上的衝突，以致引起美國對尼古拉二世的反動政策的痛恨。日本接受俄國在東亞的帝國主義的挑釁的時候，美國對俄國的敵視才開始減退。日本在太平洋興起，其威脅美國的利益比較帝俄為尤甚，因而使美俄兩國的外交政策又趨於一致。十九世紀英國的霸權促成美俄的合作，現在日本的興起又把兩國拉到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俄兩國的利害更形一致。美國雖站在戰爭的局外將近三年，可是結果美國還是站在俄國一方面參加戰爭，打同一個敵人。德國的挑釁使美俄兩國的外交

政策趨於一致。美俄兩國的對外政策相同而國內的政治制度相反，這一個矛盾現象，暫時又行解決。沙皇被推翻以後，俄國與美國聯合起來不僅爲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且爲保衛它們的民主的利益。威爾遜總統在歡迎「自由俄國」的時候說，「俄國是『榮譽聯盟』的一個好伙伴。」

美俄兩國這樣的親善可惜爲時甚短。共產革命及蘇維埃政府建立以後，美俄兩國思想上的衝突又復顯現，而且較以往尤爲變本加厲。俄國所實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在民主的美國看來，不僅是洪水猛獸，而且俄國所倡導的世界革命，對於美國社會秩序所構成的威脅比起帝俄的專制尤爲嚴重。採取軍事行動的共產主義不能說不威脅美國的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俄兩國在國際上的合作實屬不可能。兩國的國交在這一時期最爲惡劣，過去一世紀間兩國的諒解完全爲疑惑猜忌所替代。

兩國的國交如是惡化是不爲無因的。俄國恐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美國恐懼共產黨的革命宣傳。蘇聯說美國曾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聯的內政；美國說第三國際的發言人的宣傳曾干涉美國的內政。因爲美國堅持拒絕承認蘇聯政府，所以兩國的外交關係繼續斷絕了有十六年之久。兩國顯然代表兩種不可和解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美國雖最終於一九三三年承認蘇維埃政府，兩國思想與制度上的對立究竟構成了兩國關係上的一個不可磨滅的要點。

然而過去使美俄合作之兩國基本利害上的一致，到底還仍舊存在。兩國現在仍舊最需要國家的安全，以發展它們的廣大的自然資源，並促進兩國現在所已着手實行的經濟進步。兩

國都不願世界的和平再受威脅，過去一百年來促成美俄友誼的力量現在仍舊存在。

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肆行侵略就是這樣一個力量，美國之所以終於承認蘇聯政府就是爲對日本的威脅。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未曾促成兩國的合作以防止德國的侵略，誠屬不幸，而後來事實證明德國的侵略實在是對於兩國的和平與自由，尤爲嚴重的威脅。美俄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過去雖曾親善合作，然而因爲兩國思想上的歧異所造成的疑忌與猜忌，使它倆不能採取一致的行動。集體安全的理想因而終於未曾實現。美國與蘇聯都退入孤立，於是戰爭漸漸吞滅了全世界。

等軸心各國實際進攻美國與蘇聯時，兩國才放棄它們的中立，並聯合起來共同保衛它們的自由。極權各國威脅了全世界的自由，美國與蘇聯遭遇了在它們的歷史空前的危機，這時候兩國才丟開它們政治上的爭執，停止了二十餘年的對立，攜起手來，與聯合國其它各國去打它們共同的敵人。

兩國恢復它們歷史上的友誼不是沒有相當困難的。但是兩國在過去既曾親交，而且兩國在基本利害上既行一致，所以兩國再行合作不僅爲當前情勢所需要，而且符合兩國長久的利益。兩國的領袖同意，說世界要想獲得持久的和平，美國與蘇聯必須要繼續合作。德黑蘭會議既總結了兩國過去的親交，而且透露了兩國未來合作的希望。

第二章 在沙皇的朝廷

在一七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位年青的美國人達納（Francis Dana）來到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目的是請求俄國的女皇迦太林二世承認美利堅合衆國。這是一個頗爲微妙的任務。當時美國反抗英國的十三州勢力尙極薄弱，俄國的專制皇帝能接見美國的代表嗎？爲避免被拒絕以致丟臉起見，達納不公開他的代表的名義，而以私人資格前往俄國。最後他到了聖彼得堡，深知他的使命的重要，也希望能達成他的使命。

美國的「大陸會議」曾在一七七六年十二月考慮這一步驟是否可能。當時未曾作何舉措，但是到一七八一年歐洲的局勢已經改變，美國開國諸公認爲迦太林女皇雖然堅持專制政治的原則，她也許歡迎美國這一個新國家參加國際社會。我們已經曉得她會拒絕把俄國的騎兵借給英王喬治三世，鎮壓美國的革命。當時人民相信她是同情美國的獨立的，並不是同情美國的共和，而且因爲英俄對立，她可能贊助任何削弱大英帝國的運動。同時她當時有一個計劃，美國的「大陸會議」認爲可以藉她的這一個計劃博得她對美國的贊助。

在英國、法國、與西班牙的戰爭中，中立國的航運常常遭受威脅，於是迦太林在前一年倡導建立一個「海上聯盟」以保護非交戰國的權利。瑞典與丹麥已經參加俄國，實行武裝中立。「海上聯盟」爲對抗英國之時常干涉中立國的航運，提出主張，說非交戰國的船隻是可

以自由來往的，說違禁品只應明白限制於武器與軍火，說海上封鎖若非作有效的執行是不合法的。

當時美國正與英國作戰，所以準備接受俄國對海上作戰的規則之這一個解釋。在這方面美國的利益是與「海上聯盟」相同的。迦太林女皇邀請參加武裝中立，雖只限於中立國家，而不包括交戰國家，然而「大陸會議」却希望美國若表示願意承認「海上聯盟」的原則，則美國或可被允許參加此項聯盟。迦太林女皇若能被說服，接受美國的加盟，則此項加盟就構成俄國承認美國的獨立，由此加強美國的國際地位。這種推想使美國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到聖彼得堡。

當時的國際環境雖是如此，但是「大陸會議」並不曉得俄國的真實態度，所以便訓令達納，要他請求俄國承認並援助美國，要他擔任與俄國談判締結一個友好與通商條約，並要他請求迦太林准允美國正式參加各中立國的「海上聯盟」。「大陸會議」並訓令達納，要他與法國政府合作，要他一切事情先與法國駐俄公使商酌以後再去進見迦太林女皇。

美國政府派遣達納為赴俄代表時，達納已經是在歐洲，他與住在巴黎的佛蘭克林與亞當士商酌的結果，決定以私人資格前往俄國，免得打草驚蛇，使聖彼得堡震驚。因為佛亞二氏兩位老練的外交家，究竟比「大陸會議」各代表熟悉歐洲的情形，對於美國派赴俄國的代表是否被歡迎，是沒有他們那樣樂觀的。迦太林女皇在國際政治上的野心很大，性格又復剛愎自用，所以俄國的外交政策是很難預料的。達納不久便體驗到預先所料到的困難。法國駐俄

大使魏拉克侯爵 (Marguis de Vercy) 堅決勸他不要向俄國朝廷提出任何請求。他深信任何請求必定被根本拒絕的。

達納的性格有點好疑，他認為魏拉克侯爵是由於忌妒而阻障他的道路，並且是要阻止美國脫離法國的羽翼。他的懷疑也許有一部份的道理。法國不願見「大陸會議」自動作任何外交的舉措。然而在這一件事情上，法國公使既未懷有惡意，而他對歐洲局勢的理解也遠較達納為深。因為在達納到了聖彼得堡的時候，迦太林正在玩一套新的把戲。她已經差不多忘記了「海上聯盟」。她正在同奧國的皇帝合作，調解英國與法國的戰爭，自己要成為「歐洲和平的倡導者」。

在這種情勢之下，俄國當然不會承認美國，也不會允許這年青的共和國參加歐洲的聯盟。迦太林不會讓美國認為她放棄了她的中立。魏拉克侯爵對達納說道：「俄國的主意是不肯由承認美國而影響它的中立地位，除非英國首先承認美國的獨立。」達納不能反證這一個觀察，也不能違反他的指導者的意思去做，於是在聖彼得堡便無所事事，只得遊手好閒，靜靜等候一個較好的時期再請求進見迦太林女皇了。

達納住在聖彼得堡，既遠離祖國，又不為俄國所承認，寂寞冷清，實在萬分無聊。迦太林女皇的朝廷，富麗豪華，甲於全歐，在款待她的朝臣及外國使節時，跳舞歡樂，燈紅酒綠，極盡人世間享受的能事，然而達納對這一切却沒有份兒。他站在聖彼得堡的街頭，有時候看見迦太林女皇在富麗嚴整的儀仗中過去，或者看見她在廣場中檢閱軍隊，但是他既未被正

式承認，所以對於俄國朝廷的一切只有可望而不可即。有一次他的在海牙的朋友託俄國朝廷的信差帶一幅華盛頓的相片給他。迦太林下令說：「寫明交與美國住在這裏的代表的那個包裹應當馬上退還：本朝廷不曉得有這麼一個人。」

達納只有一個伴侶，就是他的年方十四歲的祕書阿當斯。達納的性格急躁，他的祕書又很早熟，所以他倆在俄國京城的生活實在是度日如年。他倆住在一家俄國的旅店，有點誇張其辭的叫做「巴黎大旅館」，他倆除掉去拜訪少許幾個外國人以外，幾乎一點社會生活也沒有。阿當斯勤苦好學，整天不離書本；達納就給阿當斯的父親（當時的總統）寫一些不滿意現狀的信，並給「大陸會議」做一些抱怨的報告。他說俄國的冬天太冷，他常常感冒，發燒。

他由外交部長黎文斯頓（Robert Livingston）接到一些訓令，然而訓令並不能改善他的現狀。他寫回的報告，批評法國駐俄國的公使，認為他對美國的態度不友善，外交部對他的這種報告正式予以斥責。外交部訓令他聽從魏拉克侯爵的勸告，在俄國朝廷確實表示肯接受他的國書以前，要他不要呈遞國書，外交部要他一點都不要丟美利堅合衆國的面子。

在一七八一年到一七八二年的冬天，達納想起指明承認美國對俄國之商業上的利益或可祛除迦太林女皇對共和叛黨的不滿及她得罪英國的恐懼。他很用心思寫了一篇論美俄通商的可能說帖，設法交與女皇的一個大臣。然而他的這一個新計劃只能做到這一步。他聽說俄國簽訂任何一件條約必須送給負簽字責任的四位大臣每一位四千盧布才能獲得他們的簽字，